

在人间

外国文学卷

高尔基 著
(前苏联)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
2K
3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42.24

在 人 间

44B-4

[前苏联] 高尔基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人间/(苏)高尔基著;王雁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在… II. ①高…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1 号

在人间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 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十四

我在圣像作坊里的工作并不繁重。早晨，大家还没起来时，我得先为师傅们烧好茶饮。他们在厨房里喝茶时，我和巴维尔收拾作坊，把调颜色用的蛋黄蛋青分好。做完这些，我上铺子里去，晚上，调颜料，“学习”技术。开始我很有兴趣地“学习”，可很快明白了，几乎每个工人，对于这个分工很细的技术全不喜爱，全感到沉闷乏味。

我晚上无事可做，和他们谈论船上的生活，讲书中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得到了说书人和朗诵者的特殊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我没我那么多的经历和见识，几乎他们每个人，都从小就被关进作坊的小笼子里，一直没有离开里面。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一个人去过莫斯科，提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忧郁地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一切全得小心留意！”

余下的人不过去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时，大家问我：

“那里俄国人多不多？有没有教堂？”

他们认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并且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刺鱼和鲟鱼，不是从那儿，从里海运来的吗？可见乌拉尔是在海边上！”

有时我发觉他们是在嘲笑我，他们说英国在海洋的对岸，拿破仑是喀鲁加贵族出身。我将自己亲身的经历说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怎么相信，这些害怕的奇闻、曲折的故事，大家都喜欢。甚至上了岁数的人，好像都爱幻想而不爱真实。我很清楚，事情越是离奇，故事越是富于想象，他们就越加热心地听。总之，现实的东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大象不愿见到现在的贫穷和丑恶，却幻想地期望着未来。

我已深痛地感到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而这更令我吃惊。在我眼前活着的人，是书本里所没有的。在书本中，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雅科夫，没有逃避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也没有日哈列夫和洗衣妇纳塔利娅……

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陈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集，布尔加林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的小册子。我把那些书读给他们听，大家高兴得很。那时，拉里昂诺维奇说：“念书很好，免得吵架瞎闹！我开始用心地搜寻书本，找到了，差不多每晚都读。这是愉快的夜晚，作坊里平静得和午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的玻璃球——像又白又冷的星星，它们的光线

映着伏在桌上的蓬乱和光秃的脑袋。平静、沉思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有时对书的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发出赞叹的声音。他们似乎全换了样，既专心又温和。在这种时刻，我最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了。“我们这里有了书，就像春天，仿佛窗上除去冬天的窗框，刚刚打开一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找到书并不容易，可没想到要向图书馆去借。但我还是想出法子，像乞丐似地到处去要，终于要到了。有一次，从消防队队长那里要到一本莱蒙托夫的书。就在那时，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对于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刚读《恶魔》的前几行，西塔诺夫就看着书，又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到桌子上，长长的双手插进双膝间，摇晃着身体轻微地笑着，椅子在他身下吱轧作响。

“伙计们，静一点！”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停下了手里的工作，走到我在那里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旁来。这首长诗又痛苦又愉快地感动了我，我的声音经常中断，眼里流出眼泪。看不清诗句，而更加感动我的，是作坊中沉稳而谨慎的动作，整个作坊好像都沉痛地沸腾起来，有的受了磁石般吸引，围在我身旁。等我读完第一章，几乎所有的人都围在桌子的周围，彼此身子紧挨着，互相拥抱，皱着眉头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把我的头按到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的里封，而后挟在肋

下说：

“这还得念一次！你明天再念吧，书放我这里。”

他走开了，把莱蒙托夫的书锁到自己的抽屉里，又接着做工去了。作坊里很静，工人们悄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西塔诺夫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一直茫然地站着。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严厉地说：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上帝的仆人……唉！”

他抬起双肩，缩着脖子，接着说：

“我甚至能画恶魔：黑身子，多毛、火焰一样的红翅膀——用红铅画，而后是脸部和手脚，苍白色的，像月光底下的雪。”

一直到吃晚饭，他坐在方凳上，和往常不同，不安地转动着身体，弄着指头，嘴里说着恶魔、女性、夏娃、乐园、圣徒怎样犯罪等等莫名其妙的话。

“这全是真实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会和罪恶的女人做出不轨的行为来，那就怪不得恶魔也喜欢和圣洁的人作孽……”

大家默默听着他讲，或许大家和我一样，不愿开口。一面看着钟，一面懒散地干活，打了9点钟，大家就一块放下了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里去了，我也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抬头望着星星念道：

凝视着在天空中飘泊的

一队队被上天抛弃的星辰……

“这是人所想不出的呀！”

“我为什么一句也记不得。可能看见他。逼得人去同情恶魔，这真有趣！他可怜，是吗？”

“对啦。”西塔诺夫点点头。

“人，就是这样的！”日哈列夫令人难忘地叫了一声。在门廊下，他嘱咐我，

“喂，马克西莫维奇，你不准在铺子里讲起这本书，它准是一本禁书！”

我很高兴：我想，在举行忏悔礼时，神父问我的，肯定就是这种书！

大家无精打采地吃过夜饭，没有往常那种吵闹声和高谈声，好像所有人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必须专心去想的样子。晚饭后，大家睡觉时，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再念一次！念得慢点，不要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单衣，走到桌旁，缩着两腿，在四周坐下来。

当我念完以后，日哈列夫用指头敲桌子又说，

“这是人生！唉，恶魔……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老弟？”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头，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要抄在本子里……”

日哈利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可突然站住，委

屈地发出哆嗦的声音说：

“我们活着，像一只没睁开眼睛的小狗，什么也不知道。对于上帝，对于恶魔，都没用途！怎么能称为上帝的仆人？约伯是仆人，上帝自己和他谈过话，还有摩西也同样。摩西的名字是上帝给起的，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就是上帝的人。可我们又是谁的呢？”

把书藏好，锁上，穿起衣服，他问西塔诺夫：

“上酒馆去吗？”

“我要上我女人那去，”西塔诺夫轻声回答。

他们出去后，我在门口的地板上，和巴维尔·奥金佐夫一起睡了。他很久地辗转不能入睡，发出喘息声，突然悄声哭泣起来：

“你怎么了？”

“我很同情他们，”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已经4年了，他们的情况我很熟悉……”

我也发觉他们可怜。我们好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看出他们每人都有善良的性格，并且他们每人都有——一种什么东西加强着我们两个孩子对他们的同情。

我同巴维尔·奥金佐夫相处得很好，后来他成了一个出色的工匠，可没多久，当接近30岁时，喝酒喝得很凶。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碰见他，他已变成了个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患伤寒病死了。回想起在我的一生中，有多少善良

的人，都毫无意义地死去，真是可怕！有好些人，逐渐耗尽了精力——死去了，这是自然的现象！可无论在哪里，也没有像在我们俄国，这么可怕地飞速地毫无意义地叫人早衰……

他比我大两岁，是个圆脑袋的孩子，快活、机灵、正直、天资聪明：善于画鸟、猫和狗。他给师傅们画漫画像，时常把他们画成鸟儿，画得十分相像。西塔诺夫是只独脚站立的垂头丧气的鹬鸟，日哈列夫是只鸡冠破碎的、头上没羽毛的公鸡，患病的达维多夫是只凶恶的水鹬子。可巴维尔最好的杰作，是涂金师戈戈列夫老头儿，蝙蝠形状，大耳朵，滑稽的鼻子，6爪的小脚；他圆圆的黑脸上，眼旁一道白圈，瞳孔像扁豆，横在眼里，这令他的脸显出一种栩栩如生的十分卑鄙的表情。

巴维尔把漫画给师傅们看时，大家全没生气，可戈戈列夫的画像，却给人不愉快的感觉，于是都劝告这个艺术家：

“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见了会要你的命！”

肮脏腐朽的、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个令人讨厌的信徒，处处都阴险，常把作坊里的事向掌柜搬嘴。铺子里老板娘打算把她侄女嫁给掌柜，所以他俨然把自己当成这个店铺和所有人的主人。作坊里的人全恨他，但也怕他，因此对戈戈列夫也怀戒心。

巴维尔狂热地用尽各种方法捉弄涂金师，仿佛抱定宗旨不让戈戈列夫有一分钟的安宁。我也尽可能帮助他，师傅们看着我们差不多总是极端粗野的恶作剧都挺高兴，可又警告

我们：

“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会叫‘金龟子’轰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工人给掌柜的绰号。

警告并没吓住我们，趁涂金师睡着了，我们把颜料画在他脸上。有一天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鼻上涂了金，整整3天，海绵似的鼻沟里，一直沾着金属屑洗不下去。

每次我们惹老头发火时，我就想起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兵，心里感到不安。戈戈列夫年岁虽老，可有很大的力气，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还要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带着酒气，但总是很和气，很快活，她拼命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拍拍桌子，叫道，

“小鬼，你们又胡闹啦？他年纪老了，要尊重他呀！是哪个把煤油斟到他酒杯里的？”

“是我们……”

老板娘吃惊了。

“啊呀，他们竟然自己承认呢！该死的，老年人要尊重呀！”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告诉了掌柜，于是他生气地冲我说：

“是怎么回事，你会念书，还会看《圣经》，这么胡闹？你得好好儿留心，小伙子！”

老板娘是个独身女人，十分可怜，时常喝了甜酒，坐在窗

旁歌唱着：

没有可怜我的人，
也没爱惜我的人，
没人听见我的叹息。
也没有人听我诉说伤心事。
她哭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端着一壶煮沸的牛奶朝楼梯走去，她的脚突然一蹶，身子跌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手里的壶还没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出双手，冲着壶生气地喊：

“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到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就像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由于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以前家大业大，是一个很红火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极有本领，可现在是什么全不行了，所有的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为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就忽然断掉，就会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望着天空，睡过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学大人的姿

势抽着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论好歹地胡乱破坏，所有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像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双膝，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瞧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季天空上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发出牛鸣般的呓语，有人还含乎地讲着梦话，达维多夫在石板床上咳嗽着，度过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偷窥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着难闻的臭气。

“老天呀！我真为大家伤心！”巴维尔小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更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讲过，我们觉得一切工匠都是好人，面生活都很糟，这都不是他们所应当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动着，吼叫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伤地响着，寂寞像波浪一样流进作坊里来，像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的在他们身上压死了全部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到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种夜晚，书是没用处了，于是我和巴维尔就用自己的办法叫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自编的喜剧，勇敢地 and 烦闷作战，叫大家发

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装作快乐地砍着假设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滑稽可笑的戏剧。观众全都放声地笑。

最受观众喜爱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事的可怜鬼，其他所有角色全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叫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时，坐着休息。

观众大声地笑。我奇怪为什么这么容易逗他们笑。由于太容易了，反而令我觉得难受。

“啊，小丑！，冤家！”人们这么向我们叫喊。

可越往下演越叫我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欢乐在我们中间永远不能存在，也不被重视，而是有意把它抬出来当作一种遏制俄国的梦一样的忧伤的手段。这种欢乐不是自己生存，不是为了要生存而生存，只是因为悲哀的招引而出现，这种欢乐，它的内在的力量实在是可疑的。

而这种俄国式的欢乐，经常猛然变成残酷的悲剧。这里有个个人在跳舞，似乎想挣脱约束在他身上的枷锁，可他忽然发泄出内心残酷的野性，在野兽的苦恼之中，朝一切人扑去，撕裂，咬啮，捣毁一切……

这种因外界的刺激引发的勉强的快乐，令我焦躁。当我高兴得出了神，就说出和演出忽然发生的幻想——我一心想

在人们心中引起纯洁、自由并且爽朗的欢乐！我演得十分成功，令大家称赞并且吃惊，可似乎被我已扫除的忧伤，又缓慢浓厚起来，强大起来，把大家恼住了。

灰溜溜的拉里昂诺维奇和气地说：

“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叫人开心，”日哈列夫随和着他，“马克西莫维奇，你去进马戏班或戏院，肯定会成个好丑角！”

作坊里看过戏的，只有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两个，是圣诞节和谢肉节去看的。年长的师傅庄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时到约旦的寒冷的冰窟窿里去洗掉这次罪恶。西塔诺夫时常对我说：

“把所有的丢开，学戏去吧！”

于是激动地讲了戏子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悲惨的故事。

“看，会有这种事！”

他骂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为“恶党”，却乐于讲她的故事；可特别令他羡慕的，是《西班牙贵族》这本书。“唐·塞扎尔·德·巴赞，马克西莫维奇，是个挺高尚的叫人惊奇的人！”

而他自己也颇有一点“西班牙贵族”的味道：有一天，在望火楼前面的空场上，有3个消防夫，逗着玩打一个乡下人。40多人围着看热闹，对消防夫喝彩助威。西塔诺夫纵身进去，把长胳膊勇猛地一抡，把消防夫打倒，把乡下人扶起，推到人群里，大吼一声：

“把他领走!”

自己挺身站住,与3个消防夫交手。消防队就在10步内,消防夫可以叫人来帮忙,说不定西塔诺夫会吃亏的,幸亏那几个消防夫吓得逃进院里去了。

“狗东西!”他朝他们背影叫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到彼得巴夫洛夫墓地后的林场去斗拳。到那儿去的人,全跟清道夫、附近村庄的乡下人比赛。清道夫队里出了个有名的拳师和城里人对敌——这是一个头很小,患眼病,常流眼泪的个子魁梧的莫尔德瓦人。他用短褂的脏袖子来擦眼泪,双腿大叉开,站在自己的人跟前,用温和的口吻向人挑战:

“有人来吗,不然,我可冻坏了!”

我们这边卡别久欣走过去与拳师对阵,他总是被那个莫尔德瓦人打败。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卡别久欣还是气咻咻地说:

“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德瓦人打败!”

终于这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不再喝酒,睡觉之前用雪擦身体,拼命吃肉。为了让肌肉发达,他每晚提着两普特重的秤锤子,在身上画好多次十字。可这一切,丝毫效果也没有。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牛说:

“这次,莫尔德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厉地警告他,